正誼堂全書

D1-13
743
31

門 社
號 ワ43
卷 31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平和汪奇猷　仝校

明治三七年一月廿日購求

書

復李貫之兵部

昔弟慈祥之政撫摩凋弊之郡使幽隱無聊之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閉口不敢吐氣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於今之人昨在湖北見爲監司自號剛直者坐視列郡之無狀噤不敢發一語然後知吾人若非見理明利害輕者終是低回顧望不快人意求百

姓之受惠難矣大抵小人爲非固可惡吾人以善類自名而胷中全是利害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爲之也得尊兄在東南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而政事氣節遂爲一世儀表亦國家宗社之福也斡投老山林竊自增氣不知手舞而足蹈也斡歸建安寓居整整四月矣向來數椽二十年前所置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孥累數倍於前不足以容居旋於舊居之後架小堂方不過二三丈以爲送老之計坐是亦頗擾擾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門觀書矣朋友數人皆欲秋試後相訪亦可相與切磋義理非講習叩擊終是不分明也近於鄉閭取得所修祭禮來幸無去失併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然亦尚欠修整當官固以無暇觀書爲恨閒居又以無筆吏抄寫爲撓因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爲之感慨益思是書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須朋友二三人來方可參訂味道子洪皆有志於此者獨恨道遠難相屈致斡亦無力遠出不能攜書以就朋友觀先師晚年於此極惓惓殊使人爲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節入閩有以資朋友之來則不但是書之可續耳決去就雖甚力朝廷顧惜事體亦豈遽從所請若如來教所云且留九江斡亦當齎糧爲數月承教之款也向來從學之士今凋零殆

盡闔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
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
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
已年來得尊兄併太府陳寺丞相與接續尤覺此道之不
孤若且得留東南數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難言尤非閒
退之人所宜只得此道大明人物輩出清議所在彼自無
所容其喙亦且有所畏縮顧忌或革面以從善也吾人所
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恥道喪風俗波蕩略無羞惡
之心但知貪利嗜進吾輩中非卓然有特見者未有不爲
之移惑以喪其所守也來教所謂激成黨錮之禍者決不
至此此誠至論也東漢黨人便是孔子所謂狂者使有聖
人爲之依歸皆是游夏向上人物今豈敢望此哉四十萬
人齊解甲矣安得相與爲黨而激成其禍哉幹嘗記得在
先師侍側偶因舉孔孟出處去就不同處以爲問蓋亦疑
先師當有不屑就之意先師答云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
溝壑一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日思之委是至當之
論若不如此不是眞丈夫也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
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眾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
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
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

遠人物如此其眾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阬落塹者也翰閒居甚適曠疾亦爲小害諸子亦次第皆能撰飯喫不相累矣若有祠祿亦稍可支吾若無祠祿諸子亦可作書會以養衰老也池陽相去遠若移節在閩或江西亦即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說今以所說鬼神大意錄去是否幸見教

春閒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見昧道兄所答詞甚精甚巧尊兄從而是之伯量又爲之敷衍其說然愚見終不敢以爲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已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昧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齊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麤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

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
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
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
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
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
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
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
矣謂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
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
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
心和平仁厚眞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
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
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著心胷平
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鄙見如此更望見教

按行屬郡具得吏治民情之大要酌其利害而罷行之此
使者大務也今從仕亦只得如此若欲百姓眞得蘇醒非
大有所更張不可也亦竊歎係正戶長之爲民害係正合
管煙火盜賊此大綱法度如此若眞有剽劫及走失凶身
豈可責之保正當巡尉任其責而寬保正則保正不難爲
矣戶長自可不差人戶租賦自合輸官官立期限有不輸

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必戶長哉此皆徒爲紛擾
以困中產之家也此事難言今之爲政只是循習無所作
爲則爲良吏小有更張則人以爲駭吏不思義理當如何
耳大旱如此眞有可慮目今米價已騰踊直至來歲秋成
方有可望歲月長遠誠可憂懼未有奇策聖主憂勤見之
施行者每伏讀之令人感涕求言之詔固臣子所當竭盡
淺言之則無益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是乃所以箝天
下之口也李舍人之去尤可驚駭自古規模如此者多矣
覆轍可鑒何苦而復襲其迹耶契兄當一路之寄常平捄
荒之職誠是難事只得每郡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申請

朝廷多求金錢散遣僚屬於豐熟州郡廣行收糴以爲備
他未有奇策也郭生之除此亦常事其人善結託諸公嘗
以邊郡薦之渠亦此以自詭淮西李帥嘗按之既不可令
去遂令其來湖北想到此便以郡除又豈爲幹一人而使
朝廷皆不除用人才耶正不須以此引嫌也但幹之來此
便已立定規模只住半年便爲去計此月半已得半年矣
更數日後便遣人引疾匄祠蓋實是衰老自覺前路無多
日月只得乞骸骨歸故山初不以彼而去就也但前此常
建築城之議慕吳二公皆贊其謀且捐金以助其役遣人
到中都已兩月未得報亦欲未報下之前先爲匄祠之請

萬一築城之議已下又須展兩月卻陳乞也更俟數日看如何彼不足道也語錄切不可刪只得全寫便有重複亦無奈何若吝所費則不若勿爲若病重複則不如勿刊也南康有兩三朋友在此又挼尋得數家更俟商量專人拜納幷序語紙去也

答林季亨書

斡承書忽聞公廈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傷悼無已適以逼行未及趨慰徒深負愧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胷中無疑喪服不能盡如古餘親齊只得用麻布頭巾及麻布涼衫足矣助喪之人無服則只用白絹涼衫若有服則各如其服之輕重此更自斟酌但六二哥六三哥體怯弱遭此大禍實難堪處季亨諸兄更朝夕與之相伴勉令毋至過毀乃幸六二哥六三哥兩日來所處如何稍能支吾否心甚念之恨行速不得一往慰之也告爲致意向民遺訓附往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不懼四字願與朋友共之也

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則如日樣則且如

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當用九章則安用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又如人裏頭巾著衣服之類此是文處若不裏不著則不得此是天理處如冠如昏此是人事著冠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元子冠禮則當如何婚禮則當如何嫡子則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處則如日恰好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是偏言心之德是專言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

答林子至書

惠書具知近況之詳役事爲之悵然年來州縣例是不恤百姓無措身之地並緣軍期之名以爲封殖計所在皆然斡晚景冒昧一出誠不忍百姓之被害不避仇怨而與之爭伯度決不能勝脫身遠避便雖獲譴亦所甘心故聞此等科擾事雖在畝畝猶不能不戚然也還家四十餘日但求安靜以度餘生然城郭人事亦不能免只得隨分應酬耳旦夕須到箕山恐可求見也

承誨字喜聆役事已休深可贊慶當官者無復安富恤民之意令人太息斡老矣歸來亦欲溫舊書以度餘年精力疲甚未能如所志江左自有管夷吾政可自逸也推之者

固多阻之者亦力太虛浮雲俱不足爲輕重也令似字序納去殊愧草草

幹投老歸來引疾匄閒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閒以終餘年朝家不貰起以大郡進退政自難處已遣人力告廟堂以必得閒爲期二月半閒此事可決也春事向煖須至箕山爲旬日之留恐可奉屈求款晤言也

答鄭子立書

幹至愚無所容於世年既踰冠始獲從先生長者游又不能刻意勵行因循怠惰卒無所成足下以鄉閭之秀年少氣銳乃以可畏之資下問於不足畏之人不惟自愧其冒過情之譽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然嘗聞之師友以爲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捲迷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而吾徒生而蒙父兄之訓長而聞師友之論其所當汲汲用力者捨此宜無大者焉致知之要存養之方語孟六籍與夫周程張子發之於先數十年間二三大儒又從而推明其說足下固熟聞之矣講其所可疑而行其所可知如馳堅車以

志於趙燕之郊苟不至不止也惟足下勉焉僕固將有賴焉耳若夫竊無實之名以妄自尊大僕方以是自恐足下又從而重困之則非僕之所敢承也

答鄭子羽書

幹嘗竊自念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倡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幹也資性褊狹少不自量出而從先生長者游雖足以竊聞聖賢之緒論及其退而處於鄉閭則猶抑鬱而無與語在己無所資於人而在人無所益於己懍然懼初志之不就者有年於此矣一二年閒天啓其衷多聞直諒之益不待取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善而或予告也過而或予箴也義理之辨參思之不待莫而質焉可也莫思之不待越宿而質焉可也豈比夫側居僻處而動離索之歎者哉足下吾鄉之秀不遠數百里求同志而與之處又不以僕爲陋而辱顧焉年少而才俊志篤而業修此固僕之所感歎於人物之盛而資以爲輔仁之益者也天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肆懦志之不作而歲月之不可留也僕誠深懼焉惟足下勉之以輔吾之志則幸矣過情無實之稱非所取也足下亮之幹多事如昨朋友相處

亦如故但亦無甚講論雖其志意之不立亦淺陋無以發之也得如子羽孜孜不怠者朝夕相與處焉則所益多矣

承諭爲學曲折甚善且如此用功令趨向堅定久之自然得力或謂不可太拘滯須是放開者皆誤人之論也僕嘗折肱焉不敢不以告也大抵爲學是終身事須是大著心胷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旦晝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敬字只是此心肅然不敢輕動之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

與吳伯豐書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會晳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會晳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

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

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會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注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答王幼觀

斡碌碌如昨初以爲貧勉强從事諸公誤以爲可用遂推挽至此然非其本心也生平所聞於師友者皆無與講習有負初心朝夕悚懼更兩三月卽爲白歸之謀若得退處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契兄生平刻苦聞老來尚未免聚徒亦庶不易以道自安一本云而貧亦上之常也叔仲生平力學識敏而氣銳一別七八年遂爲古人殊可傷悼想閭里間失此人亦復蕭索斡與之情最厚行狀之責故不敢辭但有少曲折已與其令嗣言之矣契兄更爲之議斡老來但覺每事就實意味深長虛文浮詞無益於事近日大治萬正純之子亦以此相囑亦以是告之矣先師行狀乃是初本殊未成次第不知何人便輒傳出此事自非不肖所當爲但以敬之見囑又其閒有不敢不記者更俟一二年學業稍進方敢下筆也承示近作皆至當之論啓發多矣目昏作字不謹更幸亮之

答董叔重子之書

先丈縣尉棄世又將小祥念之悲愴想追慕未易爲懷承諭行狀敢不敬承斡於先丈同師二庚相與最親且厚亦誠不敢自外但所錄太汎如督運之類皆是擧措之差當隱而不當書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連篇絫牘徒以爲美觀而無益於傳遠古人論法節以一惠惟其簡要而後人信之孔門顏曾亦何嘗有許多說話而後人信其爲賢者哉先丈從師力學人所共知契兄人子之心自不能已第以此屬於人則似太煩而無益莫若便託有德有言之士撰一墓銘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便足以名世不必如此其繁冗也若以治命之故不欲屬他人亦當勉爲下筆以塞責不必專人但以書託池陽李倉遞來可也或徑託李倉爲之亦可李倉雖不曾識先丈亦嘗通書矣更與幼觀王丈議之斡衰曉日思歸休之計諸況皆不足言更冀抑節以畢大事

與陳子華書　韓

歸來數得款語但亦彼此忙迫至今懷仰尊丈參議之任已滿未有差除費用既廣何以爲策且得曲意奉承爲佳斡到此五日卽聞浮光之警此亦勢所必至但亦不知如是之速耳今已退矣但吾之所以處此誠未有可恃也安

慶無城壁到此便措寘邦人甚幸捐助竹木及米者紛然
度費六七十萬緡此閒所有僅十分之二至感至感翰聞
執事之盛名非一日不自意乃得幷合深慰生平傾仰之
私世道益衰人物零落得一賢者忻然慕之眞不啻景星
鳳皇也舉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遂
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已至於苟賤無恥而得富貴
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閒醉生夢死計其所
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卽
事以求其迹充積涵養樂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爲哉
窮通利達自非吾人所當計校況又實有命焉而非死或
歸鄉聽教誨也鄭成叔不及奉書煩致意或以此書呈似
之與作書等也浮光一敗雖殺傷相當吾之所失者亦是
三千人及一二頭首制帥所用多少俊喜功名豈細事耶

復王幼學書　伯大

輸袁病之蹤不足齒恤去冬臘月祠秩當滿便當上謝事
之請偶蒙朝廷記憶畀以州麾自知州郡非養痾之地力
辭不獲命君恩深重難以孤其生成之意辭郡匄祠亦以
爲免死之計幸而得請實出望外原其所自無非游談之
助三已申朝廷無錢米邊事如此決未肯應副只得大膽
便做無錢又旋撰應在郡錢米不問已申未申一切事使

得罪而去無可奈何秋冬閒可畢事邦人便有可恃老夫
亦可勾歸矣安慶實無財賦全靠牙契通老丈當軍興之
後交易頗多遂頗富貴不應以二十萬獻之朝廷至今遂
將安慶作富郡科敷抑配百姓受害皆通老爲之也到此
只得汲汲寬百姓喬漕欲起四萬夫運糧至安豐只得力
拒之只免此一役吾地之民已歡舞矣到此郤甚健日飲
十餘杯度尚未人力之所能爲也幹稟資甚庸涉道甚淺
獨以丞年侍晦翁杖履之日久聞其言論觀其舉措者差
熟投閒待盡亦不過以其所聞見者常常諷道之以庶幾
不失其初心耳自先師夢奠以來擧世倀倀既莫知其所
歸向來從游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
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
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歿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
懼焉故願得强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
維持之抵家兩年門無轍迹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象祖
與焉不避勞苦刻意講習他亦有一二後生皆可望者私
竊自喜以爲儻得十數人者講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將鏌
鋣則立之而足以擁衛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說
誖行肝碎胆裂庶幾日月之明猶未至於浮雲之點翳也
但身既衰病學又淺陋恐不足以召致而激發之耳尚幸

有以教之也

復鄒俊甫書

翰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昔鄉仰之懷第以行役匆匆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悵仰忽辱台翰縷縷尤認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阬穽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翰老矣無以餉其口尚此竊祿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瞻望誨色慰此拳拳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勵所守外此亦未有可言者

復王主簿

便中兩辱書誨感感知遂從提擧李兄游深以爲喜然不喜足下之得爲屬乃深喜得親師友講道誼以廣見聞也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擧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欺仙鄉諸長上爲尤甚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爲其所惑甚可憐也今乃得與李兄游又味道亦是鄉人更宜朝夕相親有疑則叩不得不止異日見得端的方知鄙言之不妄也不可只以公事虛度歲月誠可惜也一旦

如此事甚可憂衰晚不才旦夕卽上歸休之請若遂所欲或又可拜見也莊生行遣如此之嚴亦去一大玆當塗之幸也

復黃會卿

斡衰晚如常無足道者更數月則當挂冠矣近思此身不欲爲後人之累去城四十里入深山中得一埋骨之所方遣學生輩葺數椽架小樓樓成卽移居其中以待盡耳去鄉井二十年歸來朋友凋零晚輩難與語獨二三朋友來自遠方者差能任道甚矣吾道之益孤一二年來於中庸之旨玩之殊有味此乃子思子於其家學中備見本末源流作爲此書盡發聖賢底蘊雖非初學所能盡曉而亦初學所不可不知始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終之以誠之一字戒懼謹獨不待勉強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間此意便在初學豈可不以敬敬奉持則天之所以予我者便已渾然在此矣然後加講學力行之功以盡其所謂智仁勇者則理之渾然者又燦然各有著落而無毫釐之差矣於是又進其所謂誠者亦不過講學力行而實用其力焉則天理流行無少間斷矣今但曰講學而不先之以戒懼不終之以力行而誠心不加焉則恐亦未免墮於口耳之習若但曰躬行而智識之不通則恐亦未爲得

也是則學者之所不可不加之意也試與朋友商確之

復黃清卿

幹衰病如常無足言者倦游本圖閒靜然亦未免塵俗之擾得觀書策之日亦少朋友往來亦不爲無人而知學者亦難得近方謀爲山居之計更兩三月當就緒來教深以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便生厭惡若以二者爲非而別求方法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

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倪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幹深思一出聽朋友之教而無繇日老來力乏亦非可以遠出徒有瞻企而已

復辭希賢書　師邵撫州人

人心蒙蔽理義難明足下超然獨得雖精微曲折未見所造之淺深而大意已非流輩所可及矣來教云云亦皆非蹈襲語皆自胷中流出良深歎服近嘗論曾氏父子皆也自上達而有所見參也自下學而有所得要之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不可以無其序也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

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奥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奥精辯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潭潭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閒矣惟足下少抑高明之見俯循學問之實以聖賢不明爲己憂毋以吾心所見爲己足則朋友之望也里中朋友極難得夢寐未嘗不在靈谷擬峴之閒也

答余瞻之

斡奉親幸安不足勤齒衰杜門閒居但定力不足已不能不爲今學所撓平日守定師友尚無向進若又分之以雜學況未可知獨有隨事檢點以庶幾寡過而未能耳西齋親友相聚之樂徒深健羨夏深倘能撥置以尋雪峯之約或可一觀盛集也但自家兄已赴清湘復不無家斡之撓七家兄多往外主叔父以是出入更不能預料若家兄少痊一二日之勞所不憚也擇之五一哥聞五月亦嘗入城更不蒙見訪何也斡固不敢屈長者但城中廣濶復不能探伺以圖走見以是益怏怏吾人相聚動一二年或十數年僅得一二交臂而失令人怳然不曉所謂也有寺簿一書幷斡亦作一書便中煩蚤達之幸甚比收先生四月十三日書爲況甚適但云賑濟無效勾歸甚力不知果遂否恐欲知之浙閒二麥亦不全好重以疾疫目下日色可

畏一日之熱比尋常三五日近郊之田已龜坼瀕海者已絕望矣不知他處何如若大率皆然則甚可慮也幹迫親養未能絕意場屋但覺力絲途遠若不能擺脫終是悠悠目來稍親世務惡人意處頗多惟有退步一著自作本分事業意味頗長也因書有可警誨者幸毋惜

幹侍匆苟安不足動齒郵去良友日久舊學益荒落矣來春擬過藍田尋舊約爲屏山之行比收先生書又爲會稽行道遠力絲行止殊未能決更俟後報如何得彥忠兄書云奏事之請不遂卽不果去若先生歸屏山當遂前約否則又未知見時也杜門獨學近亦得數朋友但不得數數相聚如與兄在茅舍中耳擇之丈歸未有動靜否擴之兄爲況如何偶寓先墳未及拜二兄書會次煩致鄉仰意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汎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或問草嘗收下十卷上數卷多脫誤後便附去書籍並在家中此价速行未及納去淵源錄尚未及寫紙蒙惠甚感但本託致少許遂爾相溷爲愧幹山居旬餘頗有清樂去兄亦不遠恨不能卽款聚也

比收先生書云看書一過頗有省發因得讀書訣云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玩味切己省察敬錄呈陳士直字彥忠

閩清蓋平里人許子春
字景陽泉州同安人
復饒伯輿魯饒州
餘干人

斡諸況如常杜門讀書所恨者朋友可與講習者難其人耳病軀支離度不可復求友於四方來諭爲學之方語意極端正精實近亦頗覺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則雖日學者之衆而適足以爲吾道之累也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戒懼以致乎和者集義之謂也致中和豈非檢點身心之謂乎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謂也謹獨

智求知夫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者也亦不過
求所以致夫中和者也如此而加之以誠則眞知實行而
其勇不可及矣故學者立心便當以持養省察爲主至於
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
固而義愈精矣不以持養省察爲主而曰吾惟講學窮理
者皆務外者也來諭以義以方外爲隨事省察卽物推明
似便以是爲格物致知之事竊嘗謂古人敬義兩字且就
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
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
檢點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曉事物道理其主意

不同不可合而言之也又謂貞者萬殊之所以一本元者
一本之所以萬殊如此則亨利兩字又當頓在何處一本
萬殊四字朱先生於一貫處言之以其一故曰一本以其
貫故曰萬殊一以貫之以此之一貫彼之萬故忠爲一本
恕爲萬殊也今欲以四德言之則利當爲一之始貞當爲
一之終元當爲萬之始亨當爲萬之終自亨而利則由萬
而趨於一至於貞則成夫一也自貞而元則由一而趨夫
萬至於亨則成夫萬也似此方始無病此又窮理之不可
不察也大抵講學命詞易得有差治報草草未能無病恐
有所疑往復爲幸要之朋友篤實用功實難其人惟契兄

勉之吾道之望也

承誾教授閭里向道日篤不勝敬歎斡承晤之日淺每見明父極談操履純篤趨向堅正未嘗不矯首興懷恨不得朝夕奉從容也先師棄諸生微言不絕者如綫向來從游之士本無以身殉道之志一旦失所畏慕則汨沒於利欲海中鮮有能自拔者後來者習聞其說亦未有卓然興起者故所望於師魯明父者不啻飢渴也承諭以讀春秋大義頃見朱先生亦然以爲全無意義只是直書則其閒亦有曉然若出於聖人之微意者若如後世諸儒之說則又失之穿鑿太甚先生每戒諸生以未須留意蓋以爲非理明義精不足以與此也西銘之說其大意固是如此但自民吾同胞顚連無告亦不可但以爲見其爲天之子自人及物各盡其愛自上及下各得其宜是仁之道而天理之當然也又豈特于時係之以後方爲樂天畏天哉五行之說亦多未曉生之序行之序頃亦欲作一樣說後思之恐不然生則先水火而後木金行則先水木而後火金恐是不易之論所畫圖亦恐不然不若且祖前輩之說未安者且寘之也此間絕難得朋友近亦有五七人肯向學未知久久如何也斡老且病近亦謀山居庶得安靜不復有四方之志亦未有承教之日也

榦諸況如常無足道者明父能具言之明父兄此來說足下之賢不容口明父志氣高邁非妄許人者以是深恨相知之不深也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爲之解剝而發明之如大明之中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絕也足下與明父當任此責使先生之道將微而復振莫大之幸也榦老且病雖志學之心益苦而氣不足以配其志徒自歎矣惟以勉旃爲禱

榦舊苦痰嗽今夏於小腹之右氣滯成癖遇嗽痛掣至今未愈終日塊坐雖讀書之志甚切而精力已不逮矣潮陽之命亦以老病不容不辭再上之章適值都城失火至今未下然決不敢復出矣此間今歲卻有朋友數人相講切其間亦有一二可望乃知向日朋友講習不甚切痛以至後來多不得力須是切己用工若只是辨論辭章恐終不濟事也此事甚長恨不得一見相與極論也

復趙立夫

榦伏承別紙之諭以讀禮之暇不廢講學此正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親之大務顧榦何足以知之然自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

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閒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其開曲折詳密則未能詳布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伏承下問之勤不敢不告僭帥皇恐尚冀亮之

復林自知

承下問以心無據依頃於石門與賢者語經旬月每見記誦甚富輒以不是見答似未以鄙見爲然今乃知其無所據依此足見高明進德之驗吾道不明且數千年程張始闓其端晦庵先生爲之大振厥緒今此書此語滿天下然無所據依之病豈惟自知爲然蓋有同堂合席終日問酬退而茫然者多矣僕固不省窮誠痛之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源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人心據依如而不能自已者矣自知資甚敏見甚高然察未而不求其本見表而不由諸裏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乍生乍滅

乍長乍歇校之世俗之流蕩汨沒則相去遠矣然師門寂寥微言將絕朋友之所望於自知者則不但若是而已斡嶽祠必可得自是歸老武夷以卒所學自知抱所有以游於今之世未必能有所合若能卜鄰於武夷之下相與切磋以張斯道則僕死無憾矣漢卿丈歸試商確之卻以見教也

與張敬父書　九簡

自契兄之行所與往來者趙司直一人耳契兄逐逐里巷間人固知其賢而未知其所以賢也善觀人者要當知其大者人豈易知哉以故僕之所望於執事誠不敢以流輩並也然鄉閭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慊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常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終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區區之愚更望契兄於公事之暇掩關靜坐常以舜何人予何人自省便如適遠鄉而思見父兄更以聖賢經訓深自玩繹不宜虛過歲月今年只是這人明年亦只是這人也又看自古聖賢到處是如何今吾之所有處是如何相去

幾千萬倍方知平生所有皆不足道以此自省深沈靜默異日結裹爲世間第一流此區區之至望也無由面言未知是否亦足見拳拳愛望之切

四郎來聞爲況之詳武伯至又承惠書感感但四郎貝言體候不安之狀殊令人慮榦生平所在守官不顧身命其所管幹之事全不是緊要只是見世人全不肯理會故心下不平須要理會今思之全不濟事然榦素貧賤耐辛苦故亦不覺其勞便遭大病如嘔血數升亦能保全至七十歲也今左右本是膏粱只是天資高脫去世俗之鄙習然肌體重大不耐勞亦復不顧辛苦大恐非所宜也但做得一尉十分稱職亦濟得甚事榦之所深慮者歸鄉兩年有餘偏闕朋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語者李隨父陳儀父耳其他難言也然陳李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箇張敬夫樣人則久而無對非敢爲諂也實是無第二人然亦天資高耳人之難得如此又豈可輕試於一尉耶更宜千萬謹重此皆非高上語也榦已得予祠之命父兄之爲子弟謀不過如之自此可以無飢矣春夏間晴和或可約朋友相會於嵓峽之閒若非官路只是隔溪有小寺相聚三五日亦佳卻旋謀之也宋某者人品之最賤者頃在臨川渠來相見不知其人姑收

接之記得許多言語便每書來求薦於鄉之守令後聞其
持此以徧謁諸路使者此人之最無恥者也若此等人又
復收拾之則吾之符水亦不靈矣但當斥絕之庶使堅苦
向學不求名利者氣亦有所伸也左右乃以爲賢姊夫之
薦爲重必欲周旋之使賢姊夫薦一盜跖亦復周旋之耶
人心不正大類如此可歎也此人視盜跖亦恐無異也公
晦禮書已寫畢更俟月末楊志仁來郎附去

復李隨甫書晦

伏承示及論語疑義觀左右之用心可謂甚苦學世方汨
沒於課試之文乃能留意於聖賢之書而又思索精勤雖
未能盡合聖賢之本意然亦豈鹵莽於學者所能及未及
識面便承寵教不勝敬歎但學以爲己聖賢所言無非教
人自修之實事更須尋求聖賢本意玩味而自得之爲佳
也幹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朋友淩凋
每興索居之歎反覆來求眞所謂空谷足音也偶以事究
輒先以十篇所疑者求教陳子昭亦云未及相識容訪高
隱卽圖請見草率幸亮之

答梁寧翁書祖康

幹承惠書且言年少不謹頗以自悔今歲華峯朋友中深
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其學每於稠人中昌

言之又問目中亦隨其是非爲之去取亦衆所共見想其
閒不無相忌者而追咎其已往之愆也近復見賢者甘心
於寂寞之源志愈厲而情愈親故其爲說愈熾耶世俗之
薄一至於此韓子所謂急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也頃
亦見林某一再言之亦不過付之一笑便使賢者年少自
陷於子弟之過一旦翻然改悔而欲爲善顧亦何所不可
而必欲嫉惡之耶又以爲恐有志於學者因是而不來其
說尤可笑果有志於學又豈以其徒之未善而遂不來就
亦何賴於學者之必來而多方遷就以召致之耶其褊心
狹量切切然求人之陰私而誅責之自以爲足以訐人之

過而自陷於陰險禍賊之中而不自覺也孟子曰雖有惡
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馬之踶齧者或可以致千里俄
首帖耳安知非駕駘下乘耶善之與惡一反手之閒耳天
下亦安有不可爲善之人哉惟賢者深自改悔克己自修
繼今以往凡吾所以施於家庭施於宗族閭里者各盡其
道博學篤志以靜觀天下之理亦豈不足以收之桑榆而
徒聽夫紛紛之議哉兩日正以不相見爲懷諸子以爲閻
政之病頗篤不知今又何如耶草草奉亮之

復李汝明書　鑑

中閒獲奉款晤切覩志尚大非世俗所敢望深用歎服顧

相別悤悤爲恨人來承誨字感慰承諭敬義之旨蓋人有此良心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著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此敬義之訓自成湯制事心與太公所陳之丹書以及大易文言之旨上下千餘年間同出一意其垂教後世至精至切爲學而不由乎此則支離渙散昏惑紛擾未有得其門而入者矣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詖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根本則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承嗜學之篤下問之勤故輒詳及之榦老病益侵辭免之章再上未報不能者止自當固辭也九經之會數十人而未止亦盛矣哉其規模如何後便望示及

閒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顧衰晚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更宜勉之榦兩三月來嗽疾不止腰

腹之閒結成痞塊意思極不佳足下果有意於學千萬一來與此閒朋友相切磨方見底蘊不然書問之來倦甚不能悉報無益也

斡衰病如常無足道者理義無窮歲月有限祇益懼耳足下年少才俊於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揮灑盈幅蓋有世俗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博文約禮古人爲學不過如此然博文而不約之以禮或文雖博心淺近而漫無分毫知識者則去相遠矣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更冀勉之問目兩卷已草草答去楊慈湖文亦已一觀有德者之言也惜乎其不純乎聖賢之學也病倦不暇

繾綣

與曾文仲魯仲

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汎卒無所有也賢者以爲如何每與家兄語及昆仲病在志氣不立未免於隨俗浮沈此爲大害更幸思之先墳望垂念游于遠方不勝松楸之懷

忽得建陽書疾驅以來至建窗聞先師已下世苦痛不可堪勝哲人其萎微言將絕不但爲二十餘年恩愛之私也

榦於諸生中私恩最厚當執心喪加緦服三年而後歸鄉閉書會不可復集但石栗諸友相愛之至兩年相聚雖於其德性上亦麤麤覺有益而學業全未成倫緒是使人不能無愧也方欲今歲大與整頓不意至此奈何六三哥宜一來相慰老先師臨終之書尚拳拳及之也季亨武哥不知可以一出否最可惜是明友皆謹愿有志一兩年不相見恐遂廢耳

與葉雲叟書士龍

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

吾友以妙年能力學自守爲異鄉之人所信向殊可歎服更幸勉之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麤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淩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四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好閒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榦歲晚又匆祠若得歸便灑埽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爲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

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閒諸事麤遣
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
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今人只見攜
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
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館地不須較
所得之多寡但得安身且勤於教子亦不患無人見招暇
日則且勤讀書以爲根本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
忍貧讀書切已進學爲祝老病日甚恐未必復相見若稍
健則來秋當一至唐石也蔡一哥相見爲致意
鄉曲書館可以接續子弟得所矜式事親治家往來頁便
如是足矣惟閭居更益厲所學爲佳讀書向道乃終身事
不可自廢也躲老益甚病益加奉祠得閒莫大之幸亦有
朋友數人可以講習若得先師之道有傳則死且無憾矣
橋記鋪敘已可讀更容潤色即以奉納也

答或人

人來承誨字陳義甚正三服敬歎安得此賢者之言哉豈
亦周游四方歷變履險加之師長友賢聞見浸廣陶冶詩
什吟詠情性乃能進益至此耶頃亦嘗屢進說於尊丈之
前矣或人有云躲與令叔爲黨紿令尊丈莫遷以遂令叔
先移之計假使令叔先移於尊丈亦何損哉吾爲兄長而

弟先移吾據中堂自爲家主人雖有異議我亦未嘗有毫
髮之損也幹與二賢父相處三十年未嘗有一語相失握
手相追逐無嫌隙相猜疑年來卻覺交至而實不孚貌親
而情不隨只緣兩房互相爭競故區處其閒者易使人有
黨比之疑也往年先令祖違世之後令叔數過家閒商量
事幹或過宅中則令叔不來商議或是答人書或是喪中
禮數則或人便謂幹與令叔黨尊丈多過舊里幹亦數數
襆被同寢情意頗密夜半睡醒則談話達旦又安知令叔
不以幹爲黨尊丈耶幹無能之人縱有偏黨亦何足道但
三十年親故而皆不得用其情終日相對如畏秦人偶語

之禁亦使人快快不樂也今因來諭請痛言之且說移居
之計是何義理古人兄弟同居以相親今乃移居以相避
一不可兩房各異居不知置孤寡於何地二不可先令祖
締搆之難死肉未寒而棄之三不可家廟書籍使誰主之
四不可尊丈移此來猶有可諉者曰田園僕役之便令叔
移入城又何說耶城中士大夫日相嘲毀吾乃自揭其短
使人得而議之所損多矣五不可先令祖家人以爲禮法
之窟今乃喧爭至是六不可前途仕宦各欲寸進今乃自
暴其短七不可犯是七不可而此利彼害猶不可爲況此
之移不足以害彼彼之移亦無損於我又何必嘵嘵如此

哉二賢父年各四五十矣孤寡之餘所最親者孰如兄弟今乃相視如路人因小忿而棄懿親有人心者能無惻然於中耶先令祖平日艱難爲子孫計今雖已歿而英靈魂魄猶在也吾晨起焚香而拜之退而喧爭厥聲載路在廟之靈其能安乎吾親友近閭頗工於詩精細讀棠棣之篇而歌以諷之庶其有感乎此則二賢父之所未深思者也若二昆仲則亦當自省躰嘗爲鄭成叔作怡閣記因辨叔姪二字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爲孟仲季也呼春者必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捨春字而但言孟言仲言季也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今覺賢昆仲略無親敬賢叔父之心而閧有相悖相侮之意胡不反而思之彼乃吾父之同氣同出於吾祖者也今而悖之是悖吾祖吾父也今使一哥之子悖二哥之子復悖一哥二哥其能忍乎今請賢昆仲深思此言敬謝過於賢叔父朝夕

起敬起愛則賢叔父亦須感動曰吾兄之子敬愛於我如此我又安敢復悖其兄兄之子又悖其叔父下至婢僕之屬亦得以譴罵其主之兄弟所謂詩禮安在耶榦嘗謂世閥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卽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爲兩榦卽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卽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榦獨盛而一榦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蓊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榦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而乃自相摧殘耶榦衰晚不才辱先令祖知愛爲最厚中心誠不能忘二賢父及賢昆仲也苟有可以效忠者無不願盡其心焉故因來教之及不勝喜幸而發其狂言幸因此心而充廣之知我罪我惟執事者實圖之也

答黃伯新

榦諸況如常無足言者但旱勢已成無可救者所幸於將旱之際急糴得米二萬石前任充積亦有二萬石接續發糴亦不至大段空乏也自覺衰老倦於應酬亟上句祠之請不蒙俞允竚祠未允當此苦旱難於再請前面歲月無幾學之不講爲可慮也伯量諸人亦已歸矣此閥亦難得

朋友講習也來教數條推測皆當自頃在臨川每見賢者所剖析義理皆明白詳審第恐於自己身上工夫有所疏略此事須要直下承當勇猛精進若只說過不濟事也敬子李兄信道甚篤志學甚勇朱先生之門少見其比足下無衣食之累數往訪之爲益多矣朋友難得更宜勉之

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鬬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富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取其禾閭里爲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爲變往者里之富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十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紊數千石米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爲之者鄉民五六月閒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糴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千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

少歉使趙公行部豪猾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閒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爲羣聚於大家以借禾爲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爲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非小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爲深慮若

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鬬歲之憂誠未艾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

銘

醝牀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縷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慊太溢則傾誰謂剖判而民不爭其取也寧過於嗇其與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鼇齋覆校
閩縣張壽平格齋分校
長樂邱鴻鈞石村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平和汪奇猷　仝校

記

楊荼老敬義堂記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

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
閒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閒
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閒其惟敬義乎主
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
內直矣合於義則品節不差天理常存而外方矣內直外
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坤順
也二中也以六居之正也順理而中正直方之義也聖人
推原其所以然者而爲之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示人之意切矣學者其可不務乎長溪楊君通老致其
兄慕老之意曰吾嘗以敬義名吾堂日與吾兄弟諸子講

習乎其中子與吾弟交最厚其爲我言其意懃謝不敏而
通老之請益堅吾與通老從游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
老長於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通老溫厚質實信道
甚篤余末及識慕老而通老以爲不可及其亦賢者歟以
昆弟之賢而朋友之契以切磋之義責於子子亦安得無
言耶子維楊君亦既深知古人爲學之要矣兄弟諸子藏
修游息於斯堂之上端居靜慮斂襟肅容深維其義而藏
諸中察諸念慮之隱微驗諸事物之雜揉使此意常存無
少閒斷則大易之旨固已不占而有孚矣余老矣無所歸
亦將裹糧而前歷階而升以聽楊君兄弟之教也於是乎

言長樂黃榦記

鄭次山怡閣記

怡閣者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紹熙二年冬閣成以書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羣居而肄業焉明年夏命其子遹成叔來告曰願有記榦於鄭君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及觀成叔之爲人襟度夷曠智識閎爽則又知君之施於家者信可書也遂不辭而言曰自竊竊摹擬之學可苟富貴而孔氏詩書遂爲無用之具其閎博聞強記者亦不過騁譚辯誇文章而於古人之學修身及家者漫不復講今

君教其諸子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可謂審所輕重而不惑於流俗者矣蓋五典者天敘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爲重乎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父叔父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後之稱其從父曰伯叔而父之義始不明矣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子則是不以子待之也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猶有父子之稱者以其同出於一氣也則從父兄弟豈不猶吾之兄弟乎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其同氣之

義而不識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鬬很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而亦何足爲士哉此亦君子所以爲教而獨有味乎夫子之言也君之諸子居是閣也仰而觀焉俛而思焉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己子焉則吾之處乎兄弟者其則不遠矣利欲之私豈足易吾天性之樂哉而又廣而充之至於天典民彝各盡其道則於君子所以爲教者可無負也此邦之人聞君之教其諸子者若此則過君之閣孰不自歎夫流俗之薄而陰革其乖爭之習乎孰嘗東浮大江躡雲門跨石龍以望所謂象山者其巖谷嵷崒風清洶湧甚可愛也異日尙當從君怡閣之上觀君之施於其家以及鄉人者焉君亦坐予而薰沐之哉乃爲之記不惟以見君之志亦以自警云五月壬辰朔北山黃榦記

劉正之遂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於屛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墊巾芒履不見其瑤環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咏月不見其粉白黛綠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予退而歎曰富貴人所欲也彼豈異於人哉所謂居移

氣養移體者果足信耶抑其年少氣銳久而遂變也哉自是以來與之交日熟情日親卽其新以考其舊蓋有甚焉無不及也其後予以禍患摧折退歸故鄉而正之方馳騁東西爲諸侯客蓋不見者十有餘年既而聞其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其先公之賓客有顯國秉者其先太夫人之親族有屬中宮者宦游之交好有爲天子之耳目者宜若可以自白且彈冠矣親故愛正之者亦率以是勉之而正之優然而不應日與親朋彈碁賦詩蒔花植竹蕭然若將終身焉予又退而歎曰是其天資之美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是眞能不負其初心者也此古之有道者之所難而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奚亥之秋予復訪正之於屛山正之與予言曰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堂晦庵朱先生嘗爲予書之子能爲我記之乎予曰若先生固望以遂其初予固有以知子之果能遂其初也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蜘蛆甘帶鴟鴞嗜鼠彼豈知爲臭腐哉墦閒之餘嗟來之食蓋有妻妾之所泣乞人之所不屑者而士大夫不顧廉恥而冒求之今子生於公相之家狃於富貴之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是豈不甚可敬哉雖然子之初亦既遂矣吾請卒言其所謂初者子其爲我聽之天地之初太極是也人

物之初性善是也聖賢之初赤子之心是也人其能遂吾之所謂初者乎子能遂之則子之家之初忠烈如延康勳業如少傅道德如屏山備前人之美發揮而光大之如忠肅者子皆有以遂之矣正之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承子之教因書其本以爲遂初堂記七月朔旦長樂黃榦記

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榦記榦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本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爲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騖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攄讜論擢高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習爲事而又必以重爲先可謂得爲學之要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今爲嘉定府學教授嘉定辛未長至三山黃

記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圓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爲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閭莫不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衍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間哉龍舒爲郡自周之初以國著名其沐文武成康之遺澤舊矣其地城踞天下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礴泓澈演迤爲兩淮絶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奇才秀民掞藻摛華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粲數十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蓋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仕於淮者咸以爲遠且外化民成俗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盍若是耶考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閒改卜今地紹興初既廢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襲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

來守是邦進謁先聖退而歎曰若是其隘也閱武之地迫於學宮非所以右文教也徙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闢則又歎曰若是其陋也肄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搆諸齋於所闢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凡屬於廟者首建郡守齋廬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鄒兗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侍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爲傑閣以藏宸翰閣之下爲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爲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池池上有亭爲游息之地其外爲射圃深廣崇嚴耽耽翼翼規模之壯東南之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於在學之佃夫邑之寓公閒遣助焉興是大役民不知也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廣贍學之廩又以白沙魚池歲收粲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賻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厚矣此邦之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聖賢之儀容以繹其曲訓處乎學聆師友之講習以考其德行道義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於齊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

則道在我矣積習既久風俗日變雖鄒魯可也孰謂衣冠文物獨東南之爲盛哉公名嗣古直寧人蚤以實學登顯貴刻意於道以己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以教化爲先務未朞年政成令孚百廢具擧廟學之建視他郡爲最鉅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遂之請屬幹記之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者興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既傳其事千餘年閒蜀之名公項背相望猶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視舒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自視視公如文哉豈可使之泯滅不少概見而太史氏失其傳哉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俾公之德以厲舒人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董其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選云後十日眞

位黃幹記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

公徽人也其殁也徽之士相與言白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郎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新於講堂之北且屬幹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既殁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閒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武周浹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萃曠古之捌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墮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眞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麤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嗟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尊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

爲習俗之所遷不爲利害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
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
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游於文公先生之門故
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禩八月董其役者
歙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黃榦記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
長樂黃榦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諏日而舍奠焉郡文學金
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
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歿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
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游宦於其國有善可紀者
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其鄉鄰游宦而
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
陽爲郡詰之於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
之微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間卓然自立者固不乏
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
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黃陂爲漢陽鄰壤其門人游
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器睟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鄉
與嘗所游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卽師生以原學之所自

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卽周程之學以究其所以
光明甚大則新安朱　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
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躬是道以化天下　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
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墮
而復振非五先生之　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
通祀於學校況又其　遺迹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
士知道統之有傳聖　賢之可慕考而祀之使此邦之
編蔵版之餘天運有　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強毅之志
剖析毫釐張皇幽眇　之圖書炳如日月今之學者蓋不待
窮探力索可以目擊　而道存焉然士風之壞久矣游於學
校者非科目不習也　此豈士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
其堂孔孟之徒森乎　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
讀其書明其道心之　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者
則夫有道有德下以　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
豈其無人歟豈其無　人歟遂爲之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
於庭以俟明年正月　元日謹記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　物生而萬事出大極之妙爲之根柢
而周流其間充塞宇　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

感而稟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
移理以欲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楷亡蓁塞莫之存
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
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
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
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
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閒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
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
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
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
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
彬彬輩出上儗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
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
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
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
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
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超然獨悟而
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
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

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幹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幹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衞道甚切則游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黃幹謹記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五老之麓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而南唐廣之以爲養士之地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寵大中祥符有加繕之命慶歷詔郡縣皆立學而應有學者率仍其舊聖禮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子者至矣蕩爲丘墟莽爲荊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不復爲林泉之適耶淳熙八年

詔以文公朱先生起家爲郡始得遺址規復之歲適大祲
役從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待也
繼爲郡侯爲博士者紊紊增治然量力之宜踵堂之舊未
有能侈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
踐世職思所以揚休命成先志鳩工度材缺者增之爲前
賢之祠寓賓之館閣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爲禮殿
爲直舍爲門爲墉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湢之屬不苟也
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聞於朝請釐正之其規模閎壯
皆它郡學所不及於康廬絶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
所甚宜宣聖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敎育之美皆可無憾矣
周衰道晦且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緒未及
百年大義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所未發其爲郡也
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招致嘗
從學先生而通其說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
淺哉苟徒資口腹媒利祿而治心修身漫不加意則既失
崇尚敎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
侯之爲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哉姦扶弱革弊興懷而尤
以字民爲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奏乞蠲減租稅與凡
無藝之征侯亦泥滲漏節浮冗代民之輸而蠲其負者至
緡錢六萬餘尚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宮者如此是固不

可不書餘頃從先生游及觀書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復觀書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命之記不得辭也是爲記嘉定十年三月也

序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北山黃東招其內弟猶子棻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爲緦麻之戚焉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恤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鬬閱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紀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姒諸子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爲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爲童子日外祖父母皆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

能以相保與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屠天寧居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理適均人具肴一拌酒一壺飯一器春蓏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閨闥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教不其善歟子恭曰善哉盍爲之期日而告之乎予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既娶婦抱子矣使此十有五人者皆康寧壽考皆歲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爲斯會也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人生百年之間兄弟十有五人而無七八十日之相樂其與路人奚擇焉則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何如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編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於左曰如約東長也謹書曰黃東如約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

慶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自栗山來從予游明年予將爲武夷之行而二子者亦且將冠

仲則以書來曰吾將易其童稱所命之名而因以字之願以屬子可乎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而二子者復從學於予其何說之辭予觀庚也慤而武也敏慤者恐其不志於學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故名庚以學之名武以行之學之則聞見博而雖愚必明矣行之則德日起而雖柔必強矣故字學之曰伯明父字行之曰仲強父二子其勉之栗山之俗率以長子主家於內次子讀書於外使主家者知學則公平友愛之義篤而家之道益和以昌讀書者能行則孝悌恭順之道隆而所以讀書者不但口耳之末而已不然吾恐內焉妻孥之慮重外焉子弟之職廢乖爭陵犯之風將由是起矣故子之所以名而字之者不惟就二子之質而亦以因其俗不惟二子可勉而凡栗山之從吾游者蓋皆有以思吾言矣冬至後二日北山黃榦序

久要錄序

非天屬之親非名位之臨倏然相聚於千百里之外一朝去之姓名爵里有不及記者此久要錄之所不可無也然非天屬而愛生焉非名位而敬生焉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錄焉者道義切磨之功人道之至重天理之不能忘也異日離羣索居取是錄而觀之某賢與某始善而中變與某日進而不已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歎之意而亦

以爲進德之助者是錄之作豈小補哉書之編首以諗同志云長樂黃榦序

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鼻口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所以爲聖爲賢而超乎人物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罔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禽獸不遠矣世教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求之而未必熟不至乎熟猶無見無得也至乎熟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古之君子所以自强不息者亦將有以熟之也開禧丁卯尚書宇文公出帥江陵宣威荆襄辟許

君爲屬而列予於下陳雖以病辭不果行而因以得交於
許君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
予因極言之以詒許公且以自警云長樂黃榦序

葉雲叟子名序

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越三日來請名予與雲
叟舊且好也不容辭詒之曰正得秋而萬物成天道也閏
以積分而成月乃定時而成歲雲叟奉母自括蒼來居於
此種學甚力持身甚謹此鄉之人皆敬愛之今遂娶婦生
子矣其亦至此而有成乎天啓之矣請以成子名之歲適
大比雲叟行將褒然爲舉首此其成之兆乎若夫學者所
以成德也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予於雲叟父
子有望焉沖佑逸吏黃榦序

趙季仁二子字序

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長曰希譚次曰希諡將爲之加冠
而重成人也求字於其友黃榦按釋文譚謂告曉之熟也
諡謂中也此因言而訓也卽言以求其心則言之熟者致
敬而不敢忽也言之中者度諡而不敢苟也夫學豈徒言
而已哉故字譚以伯敬甫字諡以仲諡甫易曰君子敬以
直內諡以方外程子曰敬立而內直諡形而外方直而方
則大矣有志於學捨敬與義將安適乎季仁好學者也二

子必能世其業故爲之字而序其意以勉之嘉定丁丑長至沖佑散吏序

黃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而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侵人相食言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犇赴投閑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亦駸駸嚮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哉君爲南昌郡博士予始識君於康廬今四十年矣哲人其萎而從游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法曹杭出君文一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其本故爲之言某月某日長樂黃榦序

林子至子字序

貢者下獻上之稱也球琳琅玕與夫橘柚之屬皆可以供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而後貢故夏書九州之貢以物

名周禮邦國之貢以用名下之獻其上非有用不貢也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二者皆以有用貢而人才之用爲尤大然致其用者在人養其用者在己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此之由也然則爲士而將貢於上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乎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而問字於予爲之字曰用之勉乎哉行將見子干霄凌雲而爲棟樑之用櫬闕椳楔非所望於吾子也嘉定己卯夏至沖佑散吏黃榦序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庵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榦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未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游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言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

必明諸心凜凜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先生殁十有餘
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閒篤學
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顧其不幸不見先生而親炙之又不
幸蚤世以殁不及究其學充其志也當深痛之以爲今之
世不復有斯人矣又五六年有家擯本仲者其志學操行
視貫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吾明
父焉於理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世之學者言行
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焉觀其志之所趨蓋未可
量也明父復爲予言番陽饒會師魯之爲人自以爲莫及
也以是觀之天壤之閒英靈之氣鍾爲人物者何代無之

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奥者至先生而昭昭然若大明之
中天也尚何微言絕大義乖之足憂乎此予之所以釋然
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之道惟曾子孟子得其傳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
中庸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大之
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其行也書以爲
贈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長樂黃榦序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
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脇禮之用

也此觀禮者所其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如算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大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墮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妓恣讙嘄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爲邑餘杭嘗行鄉飲酒

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略使刻之篇首嘉定庚辰六月朔旦長樂黃榦序

林艮夫三子字序

傅佑仔皆所以佐助夫人者也吾友栗山林艮夫以是名其三子而求字於予名以望之父之志也字以補其所不及朋友之教也艮夫之名其子也蓋望其出爲世用以承祠厥辟左右有民也其志大矣榦之字之也先乎己而後能及乎人不先乎己爲人之學也又安能及人也哉傅者所以輔夫人也必先自輔以成其德而後可以輔人故字之曰自輔佑者啓佑之以正也必先自正而後能正人故字之曰自正仔者任人之事者也必先能自任其事而後能任人之事故字之曰自任三子者之呼其名則當慨然曰此父之志也吾當志伊尹之所志人之呼三子以字也則當惕然曰此朋友之教也吾當學顏子之所學能若是其於名若字也庶無媿乎嘉定辛巳二月望日明道散吏

黃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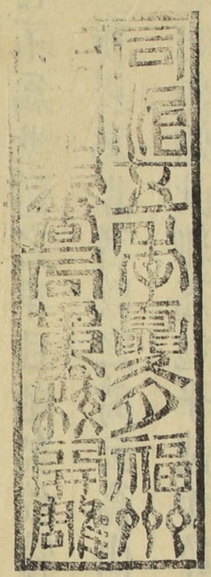
與郭德元序

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所憚乎抑爲

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之狎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就下者當自省也嘉定五年暮春既望勉齋黃榦書寄郭兄德元

李維志字序

志者必之有所之也必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用之不專進之不力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途紛然而多歧忽焉如中止安得有志乎吾友李維石名士興病其字之不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爲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復求其說於予維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說之者其志已不爲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志之所以爲志者諗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曰詩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有所警矣紹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黃榦謹序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縣高景崧又申分校
閩縣陳濟安恭而分校